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亲爱的深圳

吴君 著

陈俊生说，你也不用太着急，我走了这才几天啊。那边的刘采英就说，什么几天啊，好几个月了，你不想我去啊。谁不想了。陈俊生回答。

那你干嘛这样。是不是你有什么人了？刘采英问。

哎呀，来吧来吧。陈俊生不耐烦地对着电话。放下电话前他还睡了一口。想不到又让刘采英听见了，在电话那边问，你怎么了？我没怎么。他看着灰暗的天空答道。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刘采英悠悠的说话声和电话那边传来的手扶拖拉机声让陈俊生突然觉得恍惚。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亲爱的小深圳

吴君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深圳 / 吴君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60-5729-6

I. 亲… II. 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680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余红梅 李加联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有容传播策划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25 1 插页

字 数 29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亲爱的深圳 001

深圳西北角 041

念奴娇 065

小桃 084

菊花香 110

复方穿心莲 129

二区到六区 150

当我转身时 162

海上世界 173

地铁五号线 183

樟木头 193

出租屋 212

陈俊生大道 229

跋：关于深圳叙事 239

亲爱的深圳

1

程小桂是李水库的一块心病。如果不是程小桂，李水库感觉自己不会连想也没想就撕开那封要命的家信，至少他会认真研究一下，再决定拆还是不拆。现在，李水库拿着这封信有点儿傻了，因为他用了太大力气撕开，使得信无法恢复，更不能正常地交给收信人了。

话还要从卖报纸说起。来收购报纸的家伙显然是一个有点钱的男人，样子和这个大楼里面的那些白领们相似，脸上没有灰尘，一双手细腻、白净，衣服也穿得很是整齐。

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清洁工都在一楼大厅里面，有些讨好地围在程小桂旁边。脚下是捆扎整齐的旧报纸。这个时候几个女工显得咋咋呼呼，甚至像是打了兴奋剂，和上班时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人变得超级不正常。上班的时候，她们只需拿着拖把或者抹布而不用说一句话，就像一个个只有眼珠会动的机器人。

似乎只有下了班，那些白领男女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才变成活物，一个个都变得爱说爱笑，尤其是那些来了一段时间的保安，开起黄色玩笑不要命。当然李水库要除外，程小桂总是让他不要说太多话。她说，如果说太多对他和她都没好处。至于没了什么样的好处，程小桂没说。

程小桂正煞有介事地说话和使用手势，显然她是这帮人中的领导者。事实上也是如此，她是这帮人中最大的官——清洁班长。

此刻，她正像有仇一样黑冷着一张脸，横在收报纸的男人面前。一楼大厅的气氛被她搞得异常紧张。也许因为仗着身边人多，程小桂总是有点打群架的味道。一双耀眼的白手在胸前没有规则地上下左右舞动，这使她的动作显得过了火，像在舞台上表演话剧。

她说，买就这个价，不买就拉倒！深圳特别喜欢用这样的方式砍价，如果你会了，你不仅懂得这个城市，而且开始像个深圳人了。说完这一句，程小桂感觉自己有点那个意思了。

买就这个价，不买就拉倒！最后一句是江西口音，声音明显劈了。是程小桂旁边那个高个的女清洁工鹦鹉学舌，用还没有改良好的家乡话重复程小桂这句气话。明显看得出来，她用这个方式讨好正气势汹汹的程小桂。她一会儿让脸变成

讨好，一会儿又变成气急败坏，好像谁真的惹了她。

对方从始至终都很平静，听完程小桂几个人的咋呼之后，对着程小桂问，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虽然只有两个字，可是程小桂觉得这句话很像城里人了。其实她正欣赏着自己的一招一式，她很得意自己今晚的表现。

想不到，对方竟然想也没想就说，好吧，就按你们说的，我没意见。

这种态度程小桂没有料到，这使她的一张圆脸变灰了，又白了，最后拉成一张狭窄的马脸。她有点想搭救自己，张了两次嘴却没有挤出半句话，脸也被逼得肿起来，似乎恢复了在乡下的样子，一对白手指在众人面前交叠，放开，最后重又交叠，来回几次之后，她明显有了些疲倦，额头很快浮出了一些疲劳的皱褶，就连眼角上的一颗黑痣也比平时都要显眼。可是尽管这个样子，仍然没有一个人来管她一下，她甚至有些恨刚才还咋咋呼呼的几个女工，她们如果不是那样巴结着她，帮着她，她嘴里也不会冒出那样的话。

几个女工显然也没料到会是这个局面，都想着至少要砍杀几个回合才能成交，她们和程小桂一样，还有一大堆话憋在嗓子眼里呢。此刻她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的人看地面，有的人故意让眼睛随着大门外行驶的车辆不断移动。

没有办法，程小桂只有硬着头皮说话了，她说，这报纸的质量特别好，应当有个好价钱，不信你可以比较一下。她这个样子，感觉有点像夸自己田里的白菜萝卜。显然这些话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这就使得最后的几句话分了岔、拐了弯、绕了远，有耳朵的人都能听出，程小桂此刻的声音正发软，像是醉了酒，说话也开始语无伦次，甚至露出了她一口难听的乡音。

就好像很清楚程小桂的心思，报贩子除了微笑什么也没说。

直到数钱的时候，程小桂突然从半空中放出一句，零钱不要了！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包括程小桂自己。

只有那个男人安静地微笑。当着几个人的面，程小桂又被他这样的笑映成一个猪肝色，手指也开始发抖了。显然，她知道自己今晚出了洋相。

这一幕最后是怎么演绎的暂且不说，关键是被正在下楼的保安李水库看了一个完整。作为程小桂的丈夫——李水库的肺快要被气炸了，什么身体不舒服，工作太忙、累，看起来全是撒谎，通通都是借口。随便哪一种理由，都会把李水库揉到南墙去，让李水库总是痛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可是想不到，他那么多天忍饥挨饿，不能碰一下她的身体，她却在这里对着一个收垃圾的野男人卖弄风骚，而且手法竟与当年追求他的时候有些相似。

什么收垃圾？人家是民营企业家！有一次，李水库这样称呼那种职业的时候，程小桂马上予以纠正。

追你怎么啦，不行吗，至少我成功了。这是程小桂的话。当时李水库一边骂程小桂骚，一边喜欢得不行。当年李水库就是喜欢程小桂身上的那种说不出的

劲头。

这个样子，不是老母猪发情又是什么。要是在老家，李水库准要冲上去给那个男人一个大耳光，然后再回过头臭骂一顿程小桂。可是在深圳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除了在心里狠狠地推自己一个跟头之外，他又能做什么呢？

心里像是被人浇了开水。他把手捂在自己的胃和肚子之间，脸上挂着吓人的表情，拖着灌了铅的一双腿，从楼梯返回保安室。

对待眼下的一切，他有什么办法呢，当然这并不算是一个明确的绿帽子，却是一记闷拳。难道需要动手吗？此刻他就是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他曾经跟程小桂显耀过自己懂武术。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程小桂，李水库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那么冲动，连想也没想，就撕开那封要命的家信，至少他会好好看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2

李水库是在父母的一次次威胁之下，才到深圳接程小桂回去生孩子的，毕竟他已经 26 岁了。这块心病使得他对深圳这个漂亮的城市也打了折扣。不然的话，他这颗年轻的心，该多么喜欢这里啊！也就是说程小桂毁坏了他的好心情。

到了深圳的程小桂，整个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身体又矮又肥的程小桂。现在的程小桂显得比过去高了一些，头发黑亮，人变白了，也许是总带着一副白手套的原因，她的手指显得细长，说话也日渐条理，很难再看出乡下人的样子。至少李水库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他到城里来的第一个感受，这种感受让他心里没着没落。

更重要的是她还学会了拒绝，拒绝他这个做丈夫的正常的生理需求。拒绝之后，他觉得身体的重要部位被封住了，像被人捂住了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四肢胡乱踢蹬。

唉，我的孩子啊，都被你程小桂耽误了。这是李水库心里面的话。本来他想偷偷让程小桂怀上，要是这样，程小桂不回也得回了，一个女人挺着一个大肚子，哪个单位还会要她呢。

可是他一直不能得逞，程小桂从来就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深圳尽管很漂亮，却让他无所适从，总是找不到感觉。比如说李水库每天抬头总是找不到太阳的方向。要是在老家，他一抬头就可以对着太阳，对着太阳他就知道自己在哪儿，无论在地头，还是在山上。比如说太阳悬到正头顶，他一定是刚吃饱了午饭，安心地种水稻呢，如果太阳斜到了河里，那个时候就是要收工了，他的肚子开始叫唤，一双脚则向烟囱的方向移动了。这样的生活他一直认为

非常幸福，直到程小桂离开家到深圳打工为止。

去深圳找程小桂，李水库心里是没底的。

没有人知道，为了去见程小桂，李水库背着家里人先去了一趟离自己家不算太远的少林寺。身上揣着在镇里烧砖赚来的钱，在寺院外面一家培训中心，学了一个星期的武术。本来想在程小桂面前显摆一下，免得又让程小桂看不起。李水库连初中都没念完，程小桂却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还是在县重点一中读的。

他只跟程小桂提过一次自己的这件事，当即就遭到了嘲笑。当然嘲笑还不是最严重的，程小桂看都没看这个证件一眼，就说他愚蠢到家，根本没长大脑，学来的东西，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花架子，只合适给一些根本不懂武术的外国人表演，或者只能摆出几个姿势给人拍照，类似于宝安公园老人们每天练习的几个动作。

李水库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主要还是生自己的气，要知道那几个花架子可是花去了他不少钱。这样一来，他也不想跟程小桂提起，在家里自己已经补习完了高中课程的事，在心里他不想输给老婆。要不是这么快出来，他应该拿到毕业证了。

3

歪歪扭扭的字体和一些让人看了感到亲切的地名，说明这是一封家信。家信应该更有意思，通篇说的都是大实话，不像城里人的那些公开信，什么亲爱的顾客，亲爱的同事们，这是什么呀，词是用在这些地方的吗？把这种最最严重的词都用上之后，他就感觉人的关系开始越来越远了。

要是平时，一看到这样的信封，即使不看内容，李水库也会感到亲切，有如坐在老家玉米地吹着微风的感觉。这样的信，他会觉得在这个高楼里住的人，其实个个都是有感情的，而不再是机器人，也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可怕，可能也包括她的老婆程小桂。什么金领白领，他不喜欢这样的叫法，这根本就不是对人的称呼，而是对衣服和机器的统称。

信是从河南平台县寄来的，撕开之后才知道是一封挂号信。

李水库蒙了。

一开始是问信的主人收到不久前寄来的麻雀吗？然后才是信的本意，这是一封向这个大楼里一个女人要钱的信，那个女人叫张曼丽，是这个楼里的一个部门经理。不过在这个大楼里，被人称为经理的人还是很多。如果不是这封信，李水库不会知道这个大楼还有一位和自己家这么近的老乡。看了信，李水库才知道张曼丽以前不是这个名字，而是一个比他还要土的名。信里说，张曼丽的父亲生病了，病得很重，家里实在没钱了，还说本来家里已经答应过她，为了不影响她的

前途不想再联系，可是这一次是因为爹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张曼丽的电话又换了好几次，工作也换来换去，家里总是联系不上，没办法，只好写信。她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寄钱，医院说再不交钱就要把人赶出去，如果赶出去的话，人离死也就没几天了。到现在家里欠了很多的外债，包括张曼丽上中专时家里欠的钱也还是前几年才还上。村里那些债主看见爹这个样子，怕还不了，都跑到医院门口来讨钱，尤其是那些债主知道张曼丽在深圳上班，就更加不放过爹。这样一来，医院很生气，已经动员爹快点出院。信里还说，这样做，实在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信写得很短，好像每一句话都重复了两次，写信人笨拙和难过的神情跃然纸上。

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只有半页纸。字不仅小，而且踉踉跄跄，好像是一个腿脚有毛病、随时要摔跤的枯瘦妇人。其实看了不到一半，李水库一双手就吓得冰凉。

他明白自己惹祸了，而且是一个大祸。

无法复原的信，摆在面前，就像他的心情。

用了太大的力气撕开，现在根本对不上去，一个上午他用各种办法试过都不能复原。在各种尝试的过程中，这信封已经在他粗糙的大手中出现了明显的皱褶、破损。显然，这样正面交给收信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明白自己努力无济于事之后，他的身体软在一个破旧的沙发上，脑袋再也没有力气挺立，彻底斜瘫在左肩上方。此刻他再也不想动弹一下。

眼睛里白光一片，连地面也是这样。这刺眼的白光会让人眼睛出现肿胀，也曾使他找不到太阳的方向。此刻，他用肿胀的眼睛看了一下四周，发现每个人都好像在光影里。白光里的程小桂此刻正在宽敞的大厅里神气地走来走去，手指经过的地方，出现了弧线，很像飞机划过的天空。

真是倒霉！为什么碰到了这样的一封信呢，而且是程小桂合同快要结束的时候。之前一直都顺利，想不到，只是吃了一回醋，就摊上这样的一件事情。

一万元！李水库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呢，要这么多的钱一定是大病，信上说是救命钱。

下午三点多，李水库怀揣别人的家书，坐在大楼的保安室里，脸上映着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白光，心里无比难受，他的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比这再大的麻烦。

最痛苦的是他看见自己的老婆程小桂拿着一个拖把走来走去，他却不能对她说什么。不知是不是自己太敏感，李水库感觉程小桂还特意向他这边看了几眼，不过也都是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要是平时，李水库的心里一定又会发痒，身体又要膨胀。可是现在的李水库已没了那情绪。他来到了十七楼和十八楼之间，把身体靠在了墙壁上，这里没有光，可以让他安静一会儿。

他的眼睛对着窗外，窗外的工地上正在打地基。这让他想起自己久违的手艺——泥水工。当年县里修水库大堤，他和村里几个人一起去，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受了表彰回来，村长带着一帮人在村口敲锣打鼓迎接他，当时乐昏了头，他没

经过父亲允许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水库，一家人也没有怪他。也就是那一年，程小桂主动对他好，并嫁给了他。

可是有谁知道，眼下他正为程小桂苦恼着呢。

4

本来就没想过要到深圳打工，他只是想把程小桂带回老家去，完成人生的第二件大事——生孩子，否则的话，结了婚等于没结。只是程小桂的合同期还有六个月，所以只能再等，更重要的是，程小桂想要看李水库的表现。李水库向程小桂保证过，以前的那些事情绝不允许再次发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水库来到了这个单位当上了保安。

当时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才来到了深圳的关外——宝安区。这也是刚刚改成区不久的一个地方，总的来说还有点过去县城的味道。比如说楼房高矮不一，摩天大厦下面很可能就是几间破旧的民房，市场显得混乱，卖衣服的和烧鹅店铺紧靠在一起，衣服里面都是猪肉和鸡屎鸭屎味儿。街道上有一些人穿着很新潮，有的则与他李水库一样土哩吧唧，甚至还光着膀子。主要街道上有漂亮的汽车，更有一些晒得黑糊糊的摩托车拉客仔，不断地凑到行人跟前问，去哪里？

李水库从长途车上下来，就是被这种摩托车拦住并拐了几个大弯才把他带到这栋大楼门前的。把他放到地上的时候，李水库身体有很长的时间都没站稳。

两年没见到的程小桂，像换了一个人，当然，这与她穿了一双高跟鞋和一身让人不能亲近的银灰色职业装有很大的关系。两个人一见面，她先是用眼睛四下瞄了半天，然后像地下党的接头，感觉的确没人，才对着李水库露出陌生的微笑，然后大大方方，用标准普通话说了一句：你好！

李水库脑袋瞬间出现了空白，他快速低下头，让眼珠子死死地粘在鞋帮上。不然的话，他担心程小桂还会走上前和他来一个革命同志式的握手。这个讨厌的地方！他在心里骂着。即使这样的时刻，他也舍不得骂一句自己天天想念的老婆，毕竟自己错在先，程小桂的离开是因为李水库，当时李水库不应该听了父母的唠叨，就去骂程小桂。主要是父母看不上程小桂，程小桂一天到晚看书，有时还用一个小本子写一些什么情啊爱呀的肉麻诗歌，这是母亲翻程小桂抽屉时发现的，父母总是认为程小桂不是一个想好好过日子的女人。

又不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一天到晚这个样子，我们可养不起！母亲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正盯着程小桂刚留了长指甲的手。

什么诗啊，那就是屎！李水库拉开抽屉，动手撕了程小桂的日记本。

程小桂脸上一直都很平静，一句话也没有说。想不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离开了家。当时李水库还在睡觉，醒来的时候，还没缓过劲儿，他甚至半天都

想不起程小桂离开的原因。

此刻，程小桂落落大方的眼神让李水库惊慌得眼睛无处躲藏，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低下头，说了句让自己越发感到窝囊的话：你好！

你好你好！这是人话吗？这是一家人说的话吗？这是孩子娘对孩子爹说的话吗？这是要过日子的人说的话吗？李水库除了伤感，脑子还有一些混乱。直到缓过了劲，李水库还在心里骂道：你好个屁！而在当时，他只是一脸的傻笑，就像白痴那样。一定要忍住啊，是自己错了。先把老婆接回去再说尊严的事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想不到他们这个大楼是这个区最高的楼房，看来程小桂信里面没有吹牛。如果想要看到楼顶，一定要想很多办法才行，这是他来到深圳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的事情。每次他想去望那些大楼的楼顶，都会被大楼的白光弄得头昏脑涨。他一直想找一个形容词，描绘一下这里楼房的高度和漂亮程度，却总也找不到，尽管他脑子里也装了不少形容词。以前他听过一些回去的人谈起关于高楼的故事，当然也包括那些没领到工资不敢回家过年而跳楼的。可真见了这样的楼房他还是大大出乎意料。他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大楼，每次都感觉到楼的身后冒着寒光。

这个大楼住了很多家单位，这让李水库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七十二家房客》。李水库观察，这栋大楼进进出出多数是工厂里办理城市暂住证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之后的就是一些做生意的人和大热天还要西装领带打电脑的白领男女。

深圳比他想象的要热上一百倍，却好上一千倍。到处都是这样白光闪闪的高楼，到处都是让他无比羡慕的男人，到处都是让人心虚气短的女人。每次看见这些女人们，都会让李水库脑子不再好用，她们说话和走路的样子让他浑身酥麻喘不过气。在李水库眼里这就是神仙住的地方，是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累死也想不到的好地方。

李水库站在大楼大厅的中间，心里感到有些不真实，也不踏实。大厅右侧悬挂着一个巨大的屏幕，上面播放着深圳的风光和各种管理规定。中英街、世界之窗、欢乐谷，然后就是大梅沙。大梅沙的大浪扑过来，李水库本能地躲闪了一下，他闭上了眼睛。再后来就是著名的深南大道。这个大道在深圳里面，要去看，需要办一个边防证。街上灯火辉煌，让李水库的身体随着灯光飘了起来。从这个灯飞到另一个灯，他不能再看了，头脑感觉到了晕，心里乱成一片。也只是看了几眼，李水库的眼球似乎就被粘在了上面，整个人被吸在屏幕上，身体随着画面旋转，翻了十几个跟头，直到要把他胃里那点东西都折腾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才明白自己落到了地面上，只是脚仍是站不稳。他蜷缩着身子，半蹲在地上，突然发现一双歪扭的皮鞋下面是冰一样透明的地面，上面映着一个站立不稳、松松垮垮的男人，再伏下身，看到的是李水库难看的衣服和一张灰突突的苦脸。

这样的地板很多次都让他险些摔倒。这是一种怪地板，站在上面让人发慌。感觉地板会晃动。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感觉很多人在看他的腿，看他迈出的每一步。在这样的注视下，他感觉腿和脚都不是自己的了。他的后脑上似乎长了一双眼睛，似乎专为了警惕着城里人。

电梯更是可怕，只一秒钟就让人没了根。人向上走，而心和胃突然间分开，心飞向了嗓子眼儿那里，胃则拼命坠落，最后粘住了大肠，身上的血也往下跑，挤在裤裆处，冷也从脚下涌上来。不知为什么，每次坐在上面，他连老家的模样也想不起来。想不起老家的时候他就会慌了手脚也慌了神。在一阵阵空调的冷风里他只是想吐，却又吐不出来。一般情况下，他都选择走楼梯，一步一个台阶，每一次脚落下都有说不出的舒服。当然这也是相对的，他最喜欢的还是家里那种崎岖的山路。

除非是太高，事情又紧急，他才别无选择地闭上眼去受罪。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我帮你啊！有人问他。电梯里，是一个温柔的女孩子的声音。

李水库刚睁了一下眼睛又马上闭上，重新回到黑暗里。睁开的那一下，看见的是一团粉脸。

你知不知道地王在哪儿？深南大道在哪儿？还是那个女孩子的声音。你如果知道，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特别想去一次。

李水库闭上了眼睛，脸也抽成了一团，还是不能说话，只好摇了一下头，手向声音的方向用力地摆了摆。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终于可以睁开眼了，粉脸却早已经下去，消失在城市的白光里。

他住的这个地方在深圳的关外，和真正的特区还有一道铁丝网隔着，不过离深圳的飞机场很近。遗憾的是，李水库还从来没有真正地进特区内看过一次呢？更不要说著名的深南大道，那些伙伴们从电视上知道了深圳，临行前曾经交待过他，一定要替他们看一次。

成了这座大楼里的人，李水库总感到是在梦里。几次梦里醒来，李水库都缓不过劲儿。如果不是程小桂这种态度，李水库本来应该特别兴奋，这一切多么新鲜啊，这是一个新世界。更重要的是那些老板和美人们和他同在一栋大楼里上班，也全都在这种怪地板上行走。好多次他都想马上去找到他的那些同村人显摆这些事儿。

当然，他还想捶自己一拳，怪自己不争气。

不知为什么，李水库有时很想对这个城市大喊一句什么，却总是找不到词汇，他想用一个词表达自己压迫太久的情绪，当然他并不能完全明白这是由于身体压抑造成的。

而所有的这些都让程小桂看不起。

李水库这个工作是程小桂给他找的，这样一来李水库和程小桂的关系就有点

别扭。而别扭到了什么程度，只有李水库才知道。在老家，李水库不仅不怕程小桂，程小桂还要经常看着李水库一家人的脸色，原因是程小桂的娘家比李水库的家里还要穷，人一穷就没有了志气。

想不到，事情发生了变化，这栋望不到顶的高楼不仅给农村女人程小桂壮了胆，还让程小桂的家人在村子里直起了腰。不仅如此，程小桂不久前又寄回去了一笔钱给家里，不仅还了一部分债务，还购置了一些急需的农药，村里人都羡慕李水库的父母，李水库的父母果然也对这个程小桂的娘家客气得不行。李水库和程小桂两家的老人在村子里都有了面子。

只是没想到，那次寄出钱后，程小桂成了一个功臣，样子更加傲慢，更加不愿意理李水库了。李水库自己住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程小桂也是六个人一间，没有什么机会一起说话，更不要说住在一起。从头到尾，他们只亲热过三次，李水库每次都需要忍受各种莫名其妙的羞辱。

李水库对这栋大楼的恐慌，让他对程小桂也无端地产生了畏惧。现在他就连说话都是小声小气的，整个人像没着没落的城市孤儿。没有人知道，李水库经常躺在大楼无人经过的十七到十八层的楼梯上想心事。

据程小桂说，李水库的工作，是她找了这栋大楼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安排的。为了这份工作，他们必须要以老乡的身份相处。程小桂还郑重地提醒过他一些注意事项。

李水库一直以为当天就可以同房，想不到程小桂根本就不搭这个茬，公事公办地把李水库送到保安员住的宿舍。李水库刚把行李放在地上，想把准备好的话说出来，这时，程小桂从口袋里摸了一下，掏出来一把黄色的新牙刷，远远地扔到写着李水库名字的铁架床上，说，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洗过澡了？还没等李水库反应过来，程小桂已经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李水库去宿舍找程小桂。推开门，程小桂正靠在被子上，用手机发信息。看见李水库，程小桂好像受到了惊吓，连鞋也没穿，就一下子站到了地上。房间里还有一个女工，程小桂忙着向那女工介绍李水库，说这也是新来的同事。

那个人用眼睛瞄了一眼李水库，点了一下头，马上就溜出去了。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呢。程小桂把手机放进裤袋里，黑着脸对李水库说。

看到程小桂真的生气了，李水库嘴里呜噜了一句：门又没锁。

程小桂大声说，有没有锁你都要敲门知不知道，你怎么一点礼貌也不懂呢？我还有事情要做，正准备出去，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说话的时候，程小桂穿好了袜子和皮鞋，移动了脚步，并用手拉开了门。

李水库一直跟着程小桂，最后糊里糊涂被程小桂带出门。到了电梯门口，程小桂脚步突然停下了，她对李水库说，你先走吧，我还要去另一个地方呢！

平时很少看到电视，大楼为了省钱，没有从保安公司找人，而是随便在街上找了几个样子老实巴交的。他们私底下了解过，比起外面的人，他们少了两百块钱。李水库和其他保安兄弟都明白这件事情的内幕，所以他们做出一些有点出格的事情也并没有什么内疚。可对于李水库来说，只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一封写给男人的信，男人就是大楼里一个中层管理人员。那是一封有趣的信。这个年代真正的信已经很新鲜，有的只是美容、治疗性病的广告和旅游、礼品公司寄来的一堆纸垃圾。

平时根本看不出，那个男人不爱说话，每天都是按时上下班。工作认真负责，对人有礼貌讲分寸，很明显，男人在云南昭通地区旅游，艳遇了当地一个风情女人。信写得无限具体，无限缠绵，无疑是想唤起这个四处留情的男人对她身体的美妙回忆。没想到，却让摸不到女人身体的李水库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平时沉默寡言的李水库，当时像一个高烧病人，浑身滚烫，还在上班时间，就回到了宿舍铁架床上画地图了。

那封艳信的使用价值不可估量，当然被他毫不迟疑地没收、保存，匿藏在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这是他的私人秘密，无人知晓。不过看见同事在上班的时间突然回宿舍时，他就会突发奇想，也许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封这样的信，或者他们分享了他的战利品。对于这封信，他没有一点自责，甚至还安慰自己，这是为了挽救一个家庭不被破坏。这封艳信平安无事，壮了李水库的胆。他觉得深圳人并没有他原来想的那样神秘和可怕，更没有他想的那样心细，他们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偷着拆信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有个别的保安这么干过，他知道，也还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麻烦。

这封家信的主人叫张曼丽。他当然认识，他每天都可以见到那张漂亮的脸。她差不多也是这个大楼里最引人注目的女人之一，虽然年龄不小了，但很有风韵，大楼里没有人不知道她，只是感觉里张曼丽似乎并不认识李水库。

他知道在没人的时候，张曼丽还拿过几件男人穿过的衣服给李水库的同事。当然在有人的时候，她对这个同事连眼皮都没撩过一下。李水库认为她这样做也可以理解，谁让他们身份不一样呢。想到身份的问题，李水库又在心里批评了自己，他觉得自己也就只配程小桂这样的女人，这样一想，他心里又平衡了。

大楼里面的女人们说话的时候并不回避李水库，反正在她们眼里李水库不过是一个透明而且没心没肺的乡下人。张曼丽经常叫李水库那个同伴帮助她搬东西到汽车里。有时候是空调，有时则是一个大大的果篮。听保安说，都是从一些男人的车里拿下来的，这些东西李水库在中央台的广告节目里面见过。遗憾的是她从来没有让他搬过。怎么样也想不到，张曼丽后面还有这样一个穷苦的家。这样的家把李水库和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是他的想法。尤其是在程小桂冷漠

的态度之后。

按照惯例，张曼丽也被李水库想过多次，作为情欲的发泄对象。刚来的时候，从一些人的口里听说张曼丽的父母都是北京的高官，一个哥哥在外交部，一个姐姐还在日本做生意。她年纪不小了，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也许条件太好了吧。很多人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都是羡慕。包括程小桂一到了这个大楼也是羡慕那些长得漂亮、且又能干的女人。

程小桂偶尔在嘴里还冒出一两句城里人说的话和广东普通话，这让李水库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有点烦。你又不是深圳人，说得再多也不像！不过这也只能是他心里的话，当时他想起了张曼丽，人家那才是一个十足的城里人呢，再给你程小桂两辈子的时间，也追不上人家。情绪像是蒿草，不断地撩拨他的心。李水库没想到，正在他四下走动、想着如何补救的时候，张曼丽走下了电梯。

她拿着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说话，很明显电话那端是一个男性。散发着妖气的声音多次撞到李水库耳膜上。这样的声音会让李水库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身体愉快，有好多次，李水库都会偷偷溜进张曼丽办公室隔壁，那是个存放各种维修工具的杂物间。他用一个玻璃钢水杯贴到墙壁上，偷听张曼丽与别人讲电话。电话的具体内容听不清，只是记得有一次是午休时间，张曼丽竟然对着电话发出尖锐的喊叫，随后是低沉的呻吟。他把自己想象成电话那一端的男人，身体膨胀，他在张曼丽的声音中得到了一泻千里的满足。没人知道，做他这样的保安还是有一些不能与人分享的乐趣。当然，这之后，他也不只是对着大楼的一个女人才这样。张曼丽这时与工作时好像并不是同一个人。

李水库一颗心涌到喉咙口，身体也如一个弹簧冲出，挡在了张曼丽面前，张曼丽差一点被突然冒出来的李水库绊倒。正在通话的张曼丽着实被吓了一跳，她向左边躲闪了一下，可身体的左侧还是擦到了李水库新换上的保安服。

真讨厌！张曼丽向着李水库翻了一个白眼。抛出来的声音有些娇气，有些愤怒，明显是说给李水库和电话里面那个人听的。骂完这一句，张曼丽皱起的眉头又松开了，她对着电话发出娇滴滴的声音，人也轻快地绕过傻瓜一样的李水库，留下一句，倒霉呗，差点撞上一个农民！

她并没有发现李水库今天与往日不一样。

6

除了工作是程小桂给他找的，就连后来他们行过几次夫妻之事的的地方也是程小桂的。尽管只是一个存放清洁工具的杂物间，黑胶桶就占去了很大的位置，里面发出腐烂的味道。而就是找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李水库这个一米七二的大男人办不到的。这样一想，李水库就觉得窝囊，同时也感到城市和自己的乡下真是

不一样，至少把他们的地位颠了个个儿。在深圳，女人的工作似乎更容易找一些，而男人如果没有一技之长，上哪儿去找活呢。就连这个保安的岗位也还是人家看他年轻才要的。在老家谁会想到程小桂会比李水库还有本事，她不过是一个喜欢看点闲书却没有什么特长的普通女人罢了。当然，除了长一双细腻的手之外。因为这样一双手，她就总是对一些田里的活挑三拣四，这最让李水库的父母看不起。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程小桂是村里那些女人们羡慕的女强人，无所不能。

很明显，进了城的程小桂比李水库想象的要混得开，这使得程小桂态度完全变了，也让本来就自卑的李水库更加沉默。包括对程小桂本人，他们除了向家里寄回去多少钱这样的事情需要说两句，别的基本不谈，其实也没有条件去谈。连一个给李水库适应的过程也没有，程小桂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脾气火爆，同时动不动就是人生、事业、社会之类的大道理。一个女人不好好地做事，好好地服侍老公却要弄得不像一个女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李水库心里窝囊。你是深圳人吗？你不过就是一个女农民工！你有深圳户口吗？你不过有一张暂住证，你穿了一身白领的衣服也还是农村人！这是压在他心里的话。

有时候李水库真想当着程小桂的面说出来，可看着程小桂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又不知怎么开口了，当然更主要的是他怀疑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胆。

当然李水库没有完全怪她，毕竟她很久没有回家了。从她用的东西上看，她挣的钱也没有乱花过，全都寄给了家里。

从见面那一刻起李水库就要适应这个新程小桂。更多的时候，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楼里，他们互相都是面无表情，彼此看一眼就过去了。尽管李水库受不了，却也没有办法。程小桂似乎尝到了让李水库痛苦难受的甜头。到了后来她竟然上了瘾，故意多次用这样平静的眼神来看他。

她再一次这样看他时，李水库在心里骂着，别欺人太甚！

其实在这个大楼里，如果有细心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的不正常，要知道，在深圳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哪一个保安，哪个饭堂师傅不和清洁女工摸一把，说几句调情话过过手瘾嘴瘾呢，而他们竟然一次打情骂俏都没有过。

来到深圳的李水库自然见过太多漂亮的女人，这些漂亮的女人像老家灰暗的土墙上挂着的赵薇、范冰冰之类电影明星年画，不同的是，这些肉身能不断地走动，却没有一个与李水库发生实质上的接触。李水库知道，城里女人样子虽然好看，可是没有体温，甚至不能给李水库想要的东西，李水库要的东西很明确、具体。自己最终还将回到老婆那里。无论如何，程小桂才是自己的女人。想不到，现在除了不能碰一下老婆的身体，就连说一句完整的话都难。她还曾经威胁过李水库，他们的关系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否则会把一切都毁了。因为真要是被大楼的人知道他是她的老公，这个大楼根本就不会要他。不仅如此，作为介绍人，程小桂马上也要卷起铺盖一起被辞退。两个人压在这栋大楼里的一个月工资，将一分也拿不回来。程小桂说话的样子非常严肃，让李水库感到很无奈。

大楼早就规定了回避制度，可是李水库觉得这是对城里人的规定，因为在深圳人眼里，谁都没有想过这些农村人也会结婚、生孩子，似乎他们压根就是一些没有性别的人。

白天的时候，他无数次认真地打量这个大楼里的每一个人，内心不断猜测，到底是哪一个重要的人物呢？程小桂说过，他们那个恩人是有文化的人，绝非他们这样的农民工，人家每次说出来的话都非常有道理。

到了下班的时间，除了小心地观察这个大楼的每一个局部和细节，他还会寻找程小桂嘴里的这位所谓恩人。

这个大楼让他觉得神圣、神秘。最后他感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他们才有能力收留程小桂，同时也收下了他。他们穿着时尚，得体；他们做事沉稳，寡言少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程小桂的重要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可能是他和他们家的恩人。这样一想，李水库会从心里对每一个人好，对每一个人亲。

李水库看得最多的是老板模样的男人和衣服光鲜的女人。最后以至于把老板模样的人，脸上的麻子，痣的大小与方位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然那些长得像老板的人并不知道有一个什么人这样看着自己。而那些仙女一样的女人们则是让李水库想入非非，不能自己。刚开始李水库认为自己这样做非常不应该，可是后来他说服了自己。

每一次想她们之前，他会在内心里或是嘴上念上这样的一句：可怜可怜我吧。我想老婆了，我的老婆就在这里。当然这样的時候，一定是四周没有其他保安的时候。

他有他的规矩，平均每两天才想一个女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个大楼里每两天见到的第一个女性，这是在他第四次被程小桂拒绝之后采取的一个办法。而对于那几个在心里好过几次的女人，他甚至会滋生出一种亲切感，他经常用眼睛追逐并在心里抚摸着她们的身体。

有的人是皮肤好，有的人哪里都不好，皮肤粗糙得要命，手也像男人的，不过就是一对奶子大，这是李水库的体会。当然他从来没有真的动过她们一下。

“嗨，老婆！”他自言自语。他不知道这个称谓是对着谁的。远处是老婆的身影在晃动。他说，老婆，除了心里，我下面也想你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次竟带着哭音。

撕开那封家信，完全就是受了程小桂和那个收报纸男人的刺激。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体快要崩溃了。

好在一个老乡在宝安上合路给他联系了一个洗脚的活儿。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赚点钱，也好打发那些想女人的时光。尤其是周六、周日和五一、十一、春节长假，那样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这样的時候，大楼的临时工也就越多地聚集在宿舍睡觉或扯淡。李水库和程小桂更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毕